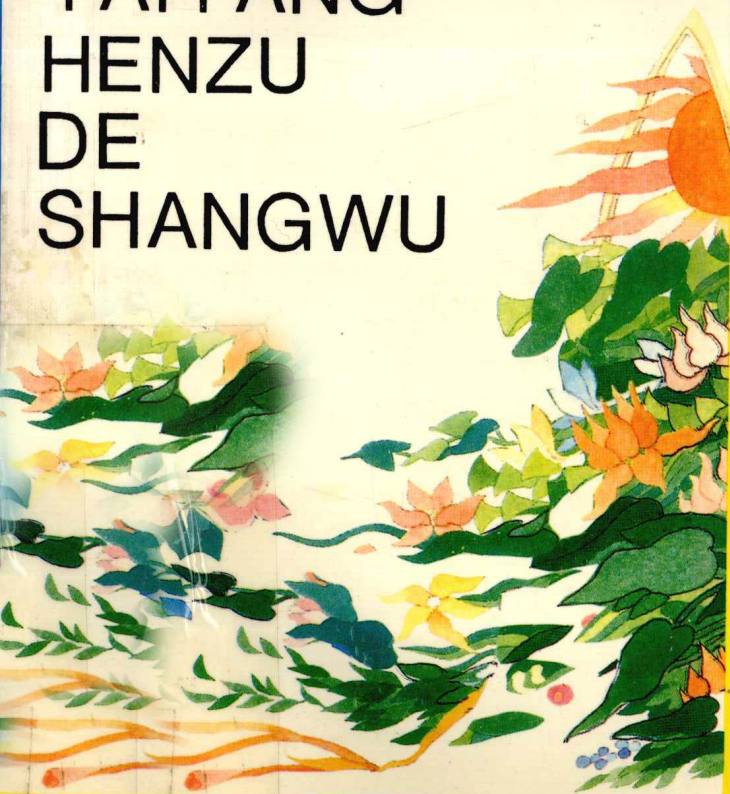


國旗角小丛书

臧克家 題

TAIYANG
HENZU
DE
SHANGWU



太阳很足的晌午

高洪波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太阳很足的晌午

主编 高洪波

高洪波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太阳很足的晌午

高洪波 著

责任编辑:汪洋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铁四局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5.5

插页:2

字数:100000

版次: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357-2/I·1254

定价:5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哑 铃

——代致小读者

高红波

在我上中学时，我有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一对哑铃。

它们从早到晚不说话，默默地和我握手，默默地和我分别。当我把它们举过头顶时，迎着旭日，我读到了哑铃对我的期待。

我的肌肉因之而结实，我的胸肌厚了，我的胳膊粗了，哑铃默默地祝贺我。它们依然冷静，依然沉着，只是当我舞动它们时，它们轻了许多。

哑铃不哑，真的，生活中你将遇到许许多多哑铃似的朋友。那么，让我祝贺你吧。

目 录

哑 铃

——代致小读者 高洪波

太阳很足的晌午	1
山那边的风景	5
初识棒球	10
灯光球场	13
抽陀螺	16
学游泳	19
踢 毽	22
打雪仗	25
骑自行车	28
斗 鸡	31
打弹子	34
下象棋	37
捕俘拳情结	40
羽毛球大赛	43
地毯上的比武	46

壮志未酬	49
登山乐	52
跳水者	55
水球大赛	58
桥牌乐	61
关于足球	64
体育与性格	67
烟雨秋风司马台	70
城 饰	74
嘉峪关下	78
孤山情思	82
龙庆峡	86
乒乓二记	90
蝓 蝓	97
剪蝓笼	102
拾果云蒙山	106
易水虫鸣	110
武夷 武夷	114
梅兰印象	117
灯笼果	120
冰洞行	123
镜泊落日	126

塔尔寺记游	129
琐忆足球	132
学子生涯	136
老 友	142
震 撼	145
名人别墅	149
冰心的生日	153
探视冰心	156
浪漫的“大学生”	159
家庭影集	162
后 记	165

太阳很足的晌午

太阳很足的晌午，我步入美术馆。

美术馆的大厅凉风习习，空旷中有一丝寂寥。许是游人们都被很足的阳光晒蔫了，竟没有闲心来这里觅些雅趣，这使我的突如其来的参观具有几分悠闲和静谧。

只有我一人的脚步，踏响在光洁如镜的大厅，脚下的皮凉鞋“咯咯吱吱”凑趣，这声响平添了空寂的意蕴。有一位落座在折叠椅上的姑娘，慵懒地抬起头，望了我一眼，这一眼使我明了了她的身份，敢情是美术馆的工作人员，守卫在这一批油画前，好似美的守护神。只是太阳很足的晌午，温煦的空气，加上无边的恬静，使得她困意袭来。我的脚步声惊起她的责任心，然而一眼过后，她又沉入到正午的倦意中，我知道自己一贯造成别人的安全意识，此一番又是一次明证。

我来寻找一种感觉，一种久违了的艺术感觉。几年来，我为杂事困扰，已远远地疏离了我钟爱的儿童文学，我的诗心与爱心，沉溺于琐屑的杂感里，被忽而愤激忽而冷峻的意识所左右，而对于孩童们的关注，不知不觉中淡

了许多。美术馆从来是积蓄、容纳、呼唤美与爱的一处所在，我知道这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秘密，每当我感受到某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焦灼时，我都信步走入这艺术的殿堂，我知道色彩和构图属于天才的执笔者，属于从容掌握绘画语言的另一类伙伴，我期待这些伙伴以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”的强悍，击垮我的可怕的惰性，从而获得必要的精神之氧。

这的确是我个人的隐秘。

你猜猜今天我看到了什么？

一个少年、满脸稚气的小红军战士，正倚在一堵几近坍塌的土墙下酣睡。这小战士脚下是土黄色的草鞋，身上是补丁摞补丁的肥大的军衣，他沉浸在幸福的梦境中——请注意我使用了“幸福”这个字眼。因为小战士的眉眼盈着一缕恬静、一种快乐，他的唇边似翘非翘，把笑转化为凝固的梦幻感觉。从画面上你能准确地把握到画家的立意，感觉到她想表现的梦中小战士的幸福、天真无邪的幸福。

一切的奥秘全在嘴角唇边。

没有眼睛可以窥视，因为他是酣睡状态，眼睛在《蒙娜丽莎》神秘的微笑中，呈现出迷离的效果，你无法和她进行对视、你怕被她和她的创作者达·芬奇一下子慑服。然而偏偏这幅油画的作者不画眼睛，只画睡梦中的表情，一个激战完毕偷闲小憩的小战士的睡态，好大胆的构思！

梦又如何勾画得出？

当然可以。在土墙上、用粗大而稚嫩的字体，分别写着“学”、“走”、“狗娃的”字样，至此，我们起码明白了，在入睡之前，这小战士刚刚学习写字，而且他拥有了一个朴实的名字：狗娃。

狗娃此时破衣烂衫幸福无比地睡在我面前，他怀里的枪几乎比身高，身后的土墙形成一道屏风，在展示他的学习热情同时，又遮住正午的阳光，给他一席荫凉、一个梦境。“狗娃的”，他在想些什么？又企图拥有什么？梦里不知身是客，在梦乡他笑得如此灿烂甜美，又得到了什么宝贝？

一切都不得而知。

一切又都充满暗示。

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枪林弹雨的厮杀，血与火交织的童年，以及属于狗娃的一次静静的午睡。

我在这幅油画前挪不开脚，我感到自己正沉浸到、置身到狗娃的梦境里，我成为一名兄长，一位连长或指导员，正要给这小兄弟盖上一床同样千疮百孔的军毯，我很想用一顶草帽，为他遮住强烈得近乎蛮不讲理的阳光，为他的梦乡输入一点温馨。

中国，古老的中国，中国革命和她同甘共苦的少年，一切都这样赤裸裸地含蓄，明明白白的暗示，你不可能无动于衷！

我想起艺术的真谛，想起自己步入美术馆的初衷，心底陡地升腾起一种豪迈，或许这豪迈原本就潜藏在自己

的血脉里，只是理性的闸门关闭得太久，而狗娃用自己一次激战间隙的小憩，启动了我的思绪，才使我萌生了如此多的情愫。

这幅画有一个冷静的题目：《太阳很足的晌午》。作者赵蘅、女，1945 年出生。

至今我不知道赵蘅女士的确切身份和工作单位，但我感谢她的艺术天才给予我的冲击，使我拥有了一个太阳很足的晌午。

画是无声的诗，能用无声的诗倾诉一个有形的梦境，同时又让你沉湎其中的人，无论如何也值得你敬重。

狗娃，你永恒的睡态昭示着什么？你的梦中又显现了什么？能告诉我么？

山那边的风景

从小生在大平原，没见过山。没见过山的孩子性情温和平静，就这样温和平静自然也平庸无奇地长到十三岁。除了在画报上和电影中看一看大山的平面图外，觉得自己离山太遥远，山是迷朦的未来，陡峭的憧憬，偶或有梦，梦中登一种叫做高山的物体，登上山顶很累，就想飞翔——便向空间耸身一跃，身子骨一机灵，吓醒了。

大人们都是过来人，知道我梦中跳崖飞山，说这孩子拔节长个儿呐！

事实也是如此。没见过山，却不断梦山，梦见的山美丽、朦胧，高耸入云，有大伞状的青松，还有大朵的蘑菇，蘑菇状的云朵，踩在脚下的石头不硬，像海绵。跳山崖时身轻如燕，从这块山头跃到那座山峰，只一步。

最后的结果当然免不了一脚踩空，继而是一机灵地醒来。定定神，知道自己平安无事地躺在东北大炕上，更知道在梦中又长高了一节，美滋滋的，觉得生活真有趣。

十三岁上告别科尔沁草原，一路奔南，奔向遥远的贵州。父亲的工作调动，我们全家紧随，出发前知道一句民

谣，是一位有学问的朋友念给我的，他是喜欢地理课的高中生，我心目中的偶像。他慢腾腾地吟道：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分银。知道吗？这就是贵州”。从表面上看，他是怜悯、同情我的远行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面临各种不可预测的困难，但我清楚地感受到这位老兄的嫉妒，一种困于小城无可奈何的嫉妒。兴冲冲地，我凭粗浅的知识反驳他道：“不可能，人怎么无三分银？再说谁还用银子，全使人民币，你说的全是老皇历。”看到我的不以为然，高中生摇摇头，悲天悯人地与我道别了。

很快地我们登上旅程，过山海关，经北京，穿中原，越武汉长江大桥。山越来越多，有一阵全是钻隧道，一进隧道，就需紧急关上窗户，否则黑烟窜入车厢，呛得你鼻涕眼泪直流。大山的厉害，终于开始领教。火车开到贵阳，一座典型的山城，我们小驻。父亲领我们游览黔灵公园，其实这公园就是一座黔灵山，沿山路台阶攀登，看满眼的修竹绿树，觉得山美极了，它仿佛为了迎合人们的兴趣才生得那么秀，长得那么高。登上山顶，有一种平原上决计感受不到的快乐与豁然，你冲白云喊一声，白云间有声音应合你；你拾一枚山石掷向山谷，有惊飞的小鸟啾啾地埋怨你；你采一把松针，有松香粘粘地留恋你的指甲，闻一闻，仿佛能闻到山本身的气息，一种平原所不具备的、清新又有几分粗犷的野味。

用当前时髦的用语：混合香型。

黔灵山就这样给我上了第一课。

山意味着沉重，水意味着轻灵；

山代表着险峻，水代表着深沉。

山举着高树，盘着如绳的小径，是大地的骨骼，故而山倔强；水托起小船，水花轻轻地吟唱，水是大地的血液，因此水温柔。

从我认识和理解了山的那一天起，我知道了“山有多高、水有多高”的山水共存道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自然景观。

曾有十年的时光，我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，在苦聪山、哀牢山的高山哨所，我用竹筒引来的山泉洗濯身心，那山林黝黑，可水色清澈；在景颇山、基诺山，我走访退伍的战友和插队知青，在大山的背影里我们饮山泉，无例外地，愈高的山那泉便愈美，沁出一丝甜味。或许，这泉水是优质的矿泉水，只是养在深山无人识罢了。有缘饮用它们，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事，尤其用那泉水冲凉的滋味，妙不可言。

我却一直没有机会登上军营对面那一座神秘的高山。从步入军营那一日起，这高山就遮断了我望乡的视线，它巍峨、傲慢，每天傍晚将桔红色的晚霞披在肩头，像一个土司山大王，阴天时雾气迷茫，偶或露出一点点鱼脊状的山尖；晴天里它一览无余，好像离我很近，一步便可跨上。这山很高，山半腰隐约有些房舍，山脚下有一条透

迤的铁路，铁路通向何方？房舍住的何人？一切都不可知。

这山横在我面前，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囚徒，而它是囚禁我的高墙。这想法激怒了我，我想走到山顶，让它在我的脚下狼狽，哪怕一刻钟，也值。同时我更迫切地想知道山那边的风景，就像一个好奇的邻居想知道一下别人的秘密——山那边肯定有秘密！

择一个训练的日子，背上我的电台，同伙伴直奔那军营对面的山。出发前我充满兴奋与快感，伙伴是一个老兵，从容地备好面条、炊具，又包上一包食盐、一块瘦肉，我们计划中午到达山顶，用电台同山下联络，然后野炊完毕下山。

事实上山路很好走，我们先穿过一条小河，由山脚处的村寨登山。不一会儿人烟渐稀，小路却很平，不像想象中那么陡峭。缓缓地沿小路绕上山，两小时后到达神秘的房舍，这其实是一座破败的古庙，内中住着茶场的职工。小憩后继续登山，直到这时山路才有几分陡峭。在一块大石旁坐定，向山下望去，我的军营整整齐齐地卧在小小的坝子上，一排排土黄色的营房，掩映在高大的桉树下，极像小时候搭过的积木。

望一眼山顶，已不太遥远。刚准备起身，迎面走过一队农民，原来白云深处还有他们的土地，几个年轻的姑娘嘻嘻哈哈打趣着我们，问我们到山顶去干什么？我说这可是军事秘密，她们一撇嘴，摇摇头走了。临走时一个姑娘扔下一句话：“那山顶上除了风，啥子也没有！”

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。山顶很平坦，左右望去，果然一无所有。我努力想看清楚山那边的风景，除了树就是树，再就是远方隐隐约约的一座湖泊，看得不太分明，绿蓝相间的颜色很轻易地被蓝天融化，说它是湖，仅只是我的臆测。

我们支起电台，调好频率，与连队联系，无线班长的声音清晰地响起，这是一个乐天派河南老兵，他建议我们煮面条时顺便打只兔子。大家在电台里调侃几句后，关机，煮面。

应该说这顿面条奇香无比。尽管没猎到什么野兔，可是爬山的饥饿是最好的味精，脸盆里的面条被我们用树枝筷子捞得一干二净，连汤都没剩一口。

怎么说呢，山那边的风景远不如山顶上的野炊有味道，下山时我有几分懊丧地思忖道。

回到军营已近黄昏，疲惫不堪的我放下背上的无线电台，再扫望一眼屏障式的大山，发现虽然晚霞一如既往地披在它肩头，可我却再也没有了从前的心态。我觉它一点也不傲慢，相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风度，山嘛，就该有山的样子！

或许，我不去窥视山那边的风景，也许更好罢？谁知道呐。熄灯号尚未吹尽，我已沉沉睡去，毕竟爬了一天山，太累了。

那一夜，从那一夜，我再也没有梦见过登山。

初 识 棒 球

棒球的称呼不准确，它的正式名称是网球。

但是我从六七岁上就和棒球打交道，而且故乡均以此称之，现在一时还真不好改。

我的故乡科尔沁草原，照理说，是极闭塞的小城，可是土得掉渣的地方偏偏盛行洋玩艺儿，一如本文开头说的网球。记得在县委机关大院，就辟得有两三处网球场，场地很讲究，黄地铺垫，加上长长的一条球网，拦击攻守双方，挥拍上阵打网球的叔叔们，每个人都显出了与众不同的潇洒剽悍，他们大呼小叫，将一枚拳头大的小球击打得满天飞舞。

我常在场外旁观，并乐于以一个小孩子的兴奋与热情帮助他们拾球，现在看来我实际上充当了免费的球童。棒球捏在手里，硬邦邦的难受，一点也不像我平时玩的小皮球，同时这球还拍击不起来，这使我大为失望——内心隐秘的愿望，是通过殷勤周到的服务获取一枚小球的酬劳，然后拿到小朋友中间去炫耀。可是小球既然硬中带着几分不驯服，我自然失去了获得它的兴趣。讨厌的棒球！